

浮梁縣志卷之十二

雜記上

祥異 武稜



舊志祥氛列有專門而其論曰董江都劉更生父子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依據類分事應至於不合而支離傅會者不少其他尤無論已綴以武事取樂喜五材並用之義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顧今則異於昔也事無所增文從其舊以襍收之可也若前所列夙弊佳話絕異其體本襍故文從之惟是一邑之大遺徽軼矩時時見於他說如昌南記所登曾興薛仲佐等代有幾人不免以意去之為善者懼矣曾薛列入正傳餘附諸此并泐藍論於末不致芳

躅漸沿井俟後之知人論世者折衷焉若夫事涉荒渺跡近瑣屑遵

功令節之識者諒不以彼易此志雜記

祥異

唐元和七年夏五月大水五行志去饒撫虔吉信五州暴水是也十一年六月暴雨大水五行志云饒州浮梁樂平二縣暴雨水漂沒四千餘戶是也九月又大水

宋天禧元年夏四月山竹生實如米舊傳其應荒先儒亦謂山竹實如麥占曰大饑也

嘉祐元年鄭夢龍園池生荷花一蒂雙萼能改齋漫錄

慶歷三年大水六年五月庚午水至甲戌

熙寧三年夏六月巴未長山都雨木子數畝類山芋子味辛

香土人以為桂子又曰莖提子

元豐七年旱

乾道九年大水豫章書

淳熙十五年五月戊午祁門縣暴漲大水漂田禾廬舍冢墓

桑麻人畜付六七浮尸甚衆餘害及浮梁縣

慶元三年春二月景德鎮漁人得一魚頰尾鯉鱗而首異常魚鎮老人言其不祥是年五月鎮果大水皆魚孽也

開禧三年夏五月大水

寶慶二年化鵬鄉九里坑二水同發溢東北港蛟出漂沒甚

多

紹定間產瑞芝二本黃房紫萼十二層十六葉出宣聖殿理

宗實錄

淳祐五年蝗食禾及松竹葉

咸淳元年夏六月十四日水暴漲頃刻丈餘

元大德元年夏大水市民避學嶺高阜處

延祐二年夏大雨彌月不止城郭近溪民居沒者半鄉村如

之

至治三年春恒雨三月決月水浸民居不及延祐二年僅三

尺

致和元年即天歷元年大旱大饑命有司賑貸

至元六年夏大水鄉邑泛溢

明永樂元年春夏大雨水溢城郭浸民居之半二年饑十二年夏大雨水溢不及元年五尺

宣德六年夏六月恒陰雷雨大作頃刻水溢丈餘城中不浸

者數十家置縣以來未有甚於此水者也

魏章書作七年誤

景泰五年夏五月大雨連日東北水發甚暴漂廬舍溺人甚

多

天順元年秋七月大水民多漂溺廣福觀岸傾成溪溪壑成

洲

成化十二年春三月大火東隅及南隅焚千餘家

宏治十二年春正月大火起北隅後街延及東西隅民居文

廟譙樓皆燬十五年蘆田人宰牛破其腹有物類犀形頭

角尾尾皆具體堅如石碎珠裹之十六年冬十一月北隅葉軒家家產一子類象踰時死

正德三年四年五年皆大旱冬十月九日夜火燬明倫堂及民居三百餘家七年春三月大風雨雹如雞卵八月雨雹小者如卵大者如瓜壞民居田稼牛羊多死傷十二年夏四月五日虎入城西門行遊數日乃去五月二十六日北鄉石斛五顯廟柱龍變水暴至漂溺無數十三年魚步都余邱家產一牛二面三日三鼻首重不能舉遂死十四年夏六月北隅閔壽佃家產一牛二首三尾六足嘉靖十九年夏四月雨雹如鵝卵五月二十三日蛟出大水至二十四日皆乘舟入城市漂廬舍溺人甚多

邑人汪栢詩隘津千峽注暴漲數村平把蓋山頭立乘舟屋脊行恐饑無宿火恐夜卜新晴兩歲重逢此憂時卧未成其一溪水驟聞漲登樓始悔卑無門翻瓦出巫波畏舟欹浸久青苗死蹄遶白屋危吾廬破無憾所慮阻民饑

二十三年旱饑斗米銀一錢五分二十五年夏四月二日泮池及鵲橋下養生池中產蛙千萬頭擁溢滿地明日無存是年鄉榜中十一人成進士者八人以為先兆二十七年大疫又春三月八日西山觀前圳溝中湧出巨蝦無數背光照夜如書或取至家光不滅明日始沒二十九年二月里仁都黃瑩三五家火爐熾炭烹茶瓶後生蓮花一枝六瓣內黑紅外白長六七寸三十年四月十九日里仁都

曹旭二家火爐瓶後亦生蓮花三十四年秋八月水溢入城學宮門壞

萬歷十六年十七年俱大旱大饑民有草食者三十年夏五月十二日夜漲頃刻彌野人廬漂溺無數盤城而入城中人蹲屋上以免是夜有鄉民見水中躍出如馬頭形疑以為蛟云三十八年春三月北鄉朱村廟雷擊死男婦四人乃行竊及不孝者一時惡少頗悚陽云四十一年春方戴二姓各乘舟墓祭至九渡缺遇暴風舟盡覆溺死男婦二十八人有貞女事載列女傳

天啟六年西隅火自縣治前至大寺焚民房數百家會元解元二坊及會元樓俱燬

崇正七年積雪自前十月至正月行李斷絕凍餓死者無算八年夏五月十二日大水南門城堞幾沒十三日復漲高三尺禾苗盡湮九年大饑斗米銀三錢六分春二月大風雨西隅曹煜坊南隅曹天祐坊儒學前驄馬聯鑣青雲接武二坊石頂皆飛去無迹十六年夏四月有獸似鹿而小由東門入城居民撲死市中兩日下復有兩日或云麋或云麋占曰野獸入城邑市為墟其後城內斷煙火數年

國朝

順治三年大旱自五月至十月乃雨

四年大饑斗米千錢民食草根樹葉死者無算

五年夏六月九日大水城多崩漂流廬舍及未墜控樞無算

八年夏五月大水

九年虎穴西隅塔下今漕倉地也自城壞虎頻入及是踞為

穴傷人畜甚多署縣事同知許兆祥募捕不息康熙二年

知縣蕭蘊樞築城完固患始絕

康熙九年冬大雪行人有凍死者

十年自六月不雨至於十一月河井皆竭行道或渴死

十一年大饑民掘葛蕨以食是年夏蓮荷塘出並頭蓮最多
先是冬旱塘涸土人取藕殆盡方慮花損及是較前特盛
一時艷之

十三年六月洪水暴漲城頽廬舍漂蕩

六十年自六月不雨至於八月晚稻盡稿

六十一年民饑甚至有食觀音土者此土產邑東庫源嶺馬

箕坳初窰出似石見風後軟如米粉味甘可食因采以療

饑故名觀音土

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十日鎮市都民魏經五妻李氏一產三

男

十二年夏五月十三日大雨至十五日近河村莊湮沒廬舍

無數城北門東門戊巳門俱成巨浸

邑人李園桃詩夏五連旬淫雨作毒虻老蛟羣肆虐畫望

河干水勢薄暮宿空齋水波惡耳聞喧聲象雜錯披衣起

立不容脚攬身危樓榭又闔千家萬家風掃箨雖有鞠窮

何處着敢望呼突便爾諾晚來漁舟簷前泊漁舟却嫌小

於夕恨不生翼飛寥廓中宵漸見月光燦驚魂猶道夢是
噩

乾隆八年四月十三日大雨淋漓至夜水驟溢較雍正十二年

小三尺是歲大饑米賣三兩二錢一石四鄉苦竹皆生米

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一更後地震有聲如雷鳴

二十五年五月虎入南門城官率軍民人等逐之三八三出

傷於瓜者數人力疲渡河為駕舟人擊斃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縣署大堂庫房災志板盡燬

二十九年自正月下雨至六月初三始止

邑人甯志超乞晴吟時維季夏朔初春間逢晴霽止三旬

淫霖一百二十日東溝西壑漾無垠祁原禾黍傷汗漫愁

雲翁壽吹不散農夫有力無所施戴笠時來嗟隴畔眼見

如斯張奈何更聞元冥肆虐多

南昌等處水荒更甚

天工垂念群生

苦乞今勿令再滂沈儒生漫道無國計日食猶然同望歲

試問珍席待聘人極溺何以施調濟吁嗟乎自古匹夫能

自肅淵裹寸忱上可格蒼穹曦光萬里昭應順休徵時若

卜年豐伏願持此以謝河伯曰請回驅白馬返追十二章

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下雪色黃次年五穀倍登

四十年六月初七日大水入城較乾隆八年水大一尺餘

四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南鄉大水

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西鄉大水

武稜

唐僖宗時黃巢亂邑令金安徙民南城守之詳本傳

昭宗時賊劉建鋒至邑令金叔彥戰死

宋建炎四年四月張花頂寇浮梁傷降入邑為變攝令郭僕

死之詳本傳

紹興元年七月張琪犯饒州呂頤浩遣閩臯擊敗之琪黨姚

興降琪走徽州

高宗本紀

德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元兵陷饒州劉經歷焚邑令范相

走丞周偉死之兵退相反李雷應知饒州設利陽鎮秋方

登代之十月蔡人號陳萬戶率舒人掠東土

二年

即端宗景炎元年

正月元兵次饒州秋方登降范相復走

元至元六年秋

至元六年乃度宗咸淳五年時邑為宋元尹王文仲未至也紀年必有誤

宋星槎

都陳明四反尹王文仲拒之邑西敗績明四乘勝焚邑施

雲一起於上西部都江東宣慰使八思不花平之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斬賊項普署臨城殺戮甚慘

十三年元帥韓邦彥鎮撫哈迷復之十五年復陷於鄱寇方

玉十六年都昌人于光受偽天完徐壽輝節制攻走玉民

乃稍安十七年六月八日湖口張賊掠浮梁于光禦之賊

績張復掠東土李昌禦之復敗八月十四日始遁二十年

方玉黨復據州二十一年鄧愈復之

明正德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晡時鄱賊二十八舟自北來縣

官聞之集兵往拒有兩舟掩篷而至兵詰之不答挽舟登

岸兵駭走賊縱火焚北郭百餘家循郭而下城中驚竄東

南陽近河者將渡河適與戰遇遭溺死者六十餘人
十四年逆賊犯城下嚴守之卒無事

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水災後朱貴景德鎮停止窯業
樂平人在鎮者劫掠六月二日三日復侵湖田都鎮民格
殺甚慘樂平人流言鎮懼禍且不測幾變王巡撫暉揚副
使紹芳行部廉得其情發廩賑之民乃安堵汪柏有書陳
其事

汪柏上王巡撫書柏不幸斬然在疚聞車騎臨敝邑不敢
以衰經請見翹首師門無任企仰顧其心中有所欲言有
不可以版為解者則不容默浮梁今歲極為不幸大水驟
至葬魚腹者不下數百家柏居頗高燥亦浸及屋脊幸水

回泐不漂去耳繼以樂平遊民之禍又百七十年所無柏
雖居鄉不與相近然素無賴者皆幸禍竊逞日夜望其至
祁門以及婺源德興之界皆扶老攜幼登山結寨以保旦
夕幸賊專意於景德鎮鎮之人衆足以相當又據險寨賊
戰不利知上司來遠巡去耳彼若得逞於景德鎮據有巢
穴蔓延昌熾剽劫四出則三縣之境俱受其害恐非尺檄
所能招也聞之道路詎言云當道欲坐鎮以多殺之罪置
之大辟是鎮以有功德禍而賊反得以自解竊以為非計
也當賊發時有識者不憂景德鎮之受害恐其勢猖獗不
可復救誅之則不可勝誅又賊皆良民也始迫於饑而為
亂而遂以喪其生則有所不忍不誅則王法不張甚為當

道費商略耳往日姚源之失可見也天幸樂平賊戰不利不得逞於景德鎮故賊之衆易散而其罪猶可以議若景德鎮人之功則大矣為今之計薄責樂平則可乃欲重罪死於官而賊獨蒙餘黨脅從之議是為賊者或可以無事而殺賊者左右皆為坑谷甚非所以示後也景德鎮自水發後任黨幾三月矣不但樂平之游民失業雖鎮之人亦有失業不自聊生者幸日下米不甚貴然亦不可以持久四鄉之民山多田狹多以販柴為業今既數月無所發而當道又以法急景德鎮之人而置之罪則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萬一失業者愈怒志誤恐不下於樂平之黨則其

任黨豈有日期居民坐困有不可勝言者矣今車騎既至得其實情必有善處之法昔人有見宦家養駱駝而憂其夜間無宿處者夫官豈無宿駱駝之處顧其智短過憂耳柏之慮事實類於是特在門下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况桑梓土著之事利害關於門戶豈可泯泯無言耶苟以其言為然則前所提耆老某等釋其械而重賞其功樂平饑民為賊者特出贖蕩之恩職其巨魁而宥其餘黨則彼此泰然以無事矣柏居憂木非可言之時又蒙聖恩賜假曾有旨意俾不預公事然律有諸人直言無隱之條范文正公居憂上宰相書其所言非若生土著之禍而其所言之人又非若生與執事師生之間而又方董治其事者也自以

為可幸無罪故敢畢具狂瞽之說惟執事賜采馬不勝幸甚

豫章書云十九年秋八月浮梁大水景德鎮饑民亂巡撫王暉尋撫定之今據汪相書與舊志合倡亂者為樂平人豫章書殆非實錄又考盧璠揚副使廟記言嘉靖庚子夏邑大水則舊志及祥異水在五月者良允其謂八月亦誤也豫章書又云辛丑六月樂平浮梁饑民離殺考巡撫王暉已於辛丑三月內遷矣種種譌舛無取焉

三十四年秋倭徒五十餘人自淳安奔徽州報屢至又有虛報倭將由浮梁下鄱陽湖民驚竄倭徒卒從績溪旌德去萬歷三十年壬寅春二月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

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

崇正十五年歲饑北鄉洪溪洞饑民數百截船搶米漸至村落掠貨財聲言攻縣饒守道遣守備夏某捕之四月甲寅夏某戰死時承平久初聞寇一城皆驚扶老攜幼欲奪門走北鄉庠生計再元率十五都鄉兵搗葉斬首百餘級生擒數十人患始息

國朝

順治二年五月丁酉九江潰兵掠城賊從鄱陽來知縣徐有佐率民兵禦於三龍敗績遂入城焚殺甚慘戍鄉兵與賊戰於北郭復敗殺傷無算己亥相戰而去其實賊不過三百人民懦怯莫敢聞者

三年正月巡撫江西都御史孫之獬將委官至縣署印鄉兵三十餘人夜趨城焚縣治土賊之禍自此始四月提督江西總兵金聲桓委副總潘某章某鄧某余某領兵萬餘送署官蒞任先掠縣城分兵搜勦四鄉數百年蓄積俱盡四年十月甲戌土賊破城知縣李秀龍遁往景德鎮丁丑副總湯執中復之先是土賊竊發副總署守道郭某提兵至縣出師北鄉敗於滕漢嶺復發兵往東鄉復威名世自稱總兵不屈獻俘軍門遂掩敗回郡至是乘虛破城湯執中復城後更帶兵搜勦東鄉戊子賊又從北路來破縣駐城三日焚燬城內外屋室殆盡辛卯執中自東鄉撤兵回縣與賊遇于東路大橋頭斬首千餘級大敗之

五年正月金聲桓王德仁據南昌反二月遣饒州叛將潘永禧取道浮梁攻徽州土賊應之九月戊寅祁防遊擊邵某自北鄉下破景德鎮十二月甲寅池鎮卜從善自西鄉來破景德鎮俱擄去子女數千

六年正月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復江省郡縣悉安浮梁尚未靖土賊四出抄掠十一月江西提督總兵劉光弼遣副總許某佟某會饒營副將穆生輝領兵進勦四境底定李森庚寅春出遊志喜詩天生

神聖定方州上已欣逢修禊遊軒騎相從佳麗地鶯歌到處管絃稠山光水態三春艷日暖風和萬象悠何幸昇平人共際花前酌酒豁吟眸

十六年八月癸巳土賊破城知縣王虞吉守備曹福祿櫻城拒守兵力不支城陷後俱遣戍道經浮梁士民憐之爭餽贖錢丁酉中軍王某復城丙午副總孔某提兵出勦九月壬戌饒營叅將王氏標失機自刎省又調遊擊張某李某各領兵二千餘益孔某勦撫北鄉陳九思率衆投誠兩省總督郎廷佐撫慰之編籍旗下

康熙九年二月獲巨盜王跳鬼先是跳鬼從程光為盜順治十六年光等就撫尋以他事下獄八月聞海上警越獄出光死跳鬼遂為渠魁行劫徽池一帶兩江總督麻勒吉遣舊帥邱越統兵勦捕跳鬼匪整界深山鄉勇搜獲之其黨悉平

十三年吳逆倡亂閩寇應之廣信守將柯昇據城叛全饒震懼七月十六日饒州叅將程鳳反應柯昇次日黎明防鎮把總陳虎馳縣勒守備王憲從逆即座間縛知縣王臨元奪印劫庫臨元不屈北面自縊時七月二十二日也程鳳聞省會用兵進勦載家口輜重逃至麻村窠招集積盜勢漸張駐縣頒授偽劄遂籍編都綱練長勒為偽將送款於閩八月十六日閩寇及廣信樂平賊數萬駐景德鎮擄船數百掠物一空二十二日由邑城北往祁門沿途剽劫九月二十八日遇巴額二將軍戰於陽亭大敗斬殺過半狼狽遁回程鳳亦退駐郡城是月偽知縣王天工至徵糧理事偽典史吳雲等分徵各鄉肆虐尤甚十一月王憲遁走

他盜殺之於婺源界偽總兵宋啟運駐景德鎮率領諸賊散剽取餉是月二十八日巴額二將軍由樂平復饒州偽弁有逃至浮梁者

十四年五月將軍希爾根自省抵饒六月征浮梁初八日遇陳虎於界牌鏽斬殺甚衆明日抵縣至鎮宋啟運奔鉛山陳虎約降大兵退虎復分衆為五大營各據一鄉而自居景德鎮七月十六日希爾根以陳虎挾詐緩師復領兵到鎮虎走匿深山大軍以糧餉不敷退回樂平十一月申請簡親王特設饒鎮都督高登科分勦德興浮梁諸賊

十五年三月偽總兵宋啟運復自鉛山來鎮尋退路東鄉至七月病死五月三日都督高登科師至自查村連營里村

十三日陳虎分兵犯營登科伏兵四起生擒陳虎裂之十一月夸蘭大胡某鎮標中軍陳其善會浮梁營守備胡尊德渡河北三龍尊德為前鋒以奇兵從黃土嶺直搗西水自三龍直抵黃壇坂未嘗妄戮一人諸賊望風納款不一月而浮遂大定十二月二十六日知縣張齊仲到城目擊蒿菜躬踐瓦礫見民之來歸者鳩形鵠面鷄衣百結為之涕泣慰勞畫圖上請知府黃家遠轉詳大吏合疏題請多方賑恤民始更生

雜記下

紀事 述舊 補遺

順治十七年知縣徐霽奉巡撫李為嚴禁防兵勒索居民供膳事照得設防置兵原以衛民非以擾民支餉給糧兵自有食非枵腹而戍也今防守浮梁兵丁每日派撥居民輪膳勒索酒肉強牽牲畜恣其醉飽稍不如意鞭撻交加結黨同心橫行無忌浮梁乃數經殘破之邑豈堪如此擾累窮民救死不遑豈有餘力膳兵合行嚴禁為此仰該縣官民及防弁兵丁知悉以後各兵俱自費自食不許勒索居民供膳及強捉牲畜詐取酒米柴薪之類以貽民害如陽遵

陰悖仍前不改許百姓赴府縣衙門首告轉申赴院以憑
重究若地方官隱蔽不報訪出定將縣官防弁以縱兵殃
民一并叅究決不姑容仍勒石永禁

雍正二年知縣吳邦基為痛革積弊飭行勒石永禁事奉巡撫
裴批據浮梁縣民汪典宗等呈請勒石永禁緣由行縣即
將欵項逐一飭禁慎毋泛視

一團練地方銜差借過都供應取結繳冊科斂等項永行禁
止

一農間如麥薤蘿蔔白菜棕皮竹笋等項及田間稻草借采
買名色索取等項文武各衙門俱照時價貴賤平買不得
短少絲毫

一農民或因鄰里小忿爭端欠負口角光棍勾通佐雜書役
遇事興波請禁濫受民辭等語嗣後佐貳不得擅受民辭
一祈求雨澤農夫抬神迎送向係上義樸溪二都民抬神請
水等項今據呈有防農業嗣後凡遇祈求雨澤官發現銀
催募在城夫役抬神迎送總不役及鄉農庶得盡力南畝
一附郭播種禾苗雜種嚴禁官營馬匹縱放殘傷以上各條
該縣實力奉行勒石永遠禁革

乾隆十八年禁宵籍碑文

饒州府浮梁縣正堂加三級紀錄五次楊 為有籍可歸
等事本年三月十七日奉

本府正堂陳 票開本年三月十二日奉

提督學院湯 批府行縣茲據閩邑紳士舉人葉廷裕貢生
施嘉賓監生李大勳生員馮廷印童生鄭有才等具稟前
來詞稱為蒙

憲清釐積冒懇 恩詳請勒石以成鐵案以杜後累事竊
惟人戶以籍為定紊亂即犯刑科掄才按籍計偕冒濫首
干

功令浮邑編戶一百一十五里入學一十二名居民應試從
無冒濫塞因境多棚戶五方雜處自藝民戴應蛟支下冒
考求以紛紛入籍者不下數千戶故江右諸邑惟浮冒籍
最多幸乾隆三年奉覆准定例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應
試蓋為無籍可歸者而言如本有應考之原籍而以寄籍

地方現有田廬可據希圖兩處考試者此等僥倖之習斷
不可長應令地方官於未考之先將入籍之人逐一確查
如果無籍可歸而入籍之年又與定例相符者方准收考
其或寄籍地方雖有田廬而實有原籍可歸應令地方官
彼此開會將此等童生撥回原籍考試不得聽其兩處應
試等語在案獨長溪地方貢戴鳳儀等任娶并浮易名
跨考歲歲科科為諸冒籍倡前奉

學院憲楊 看得蛟子戴祚等祖籍婺源順治年間入籍浮
梁則娶為蛟原籍浮為蛟寄籍明矣乃康熙三十二年戴
祚冒籍捐貢由是應蛟值下及應蛟族房俱恃貢冒考自
康熙四十五年浮康李紹熊等攻擊戴清戴渭等乾隆六

年項貢吳家適等攻擊戴金詔戴鶴鳴等以來業奉前縣
主沈嘉徵李浣德府主張鍾學憲趙大鯨金德瑛各憲將
戴姓冒籍生童如己故文生戴禮宗武生戴仁育童戴鶴
鳴井現在冒監戴光裕戴澄戴偉育童戴金詔戴桂濃戴
桂榮等俱經批飭回籍應試現有戴光裕二子戴炳戴廷
勳己以婺籍入學在案仍有戴應蛟長子戴祚值下及無
籍戴石松之孫戴鳳儀值下屢攻不去乾隆十六年奉
學憲湯 歲考文示稟保齊集公局一挨一認互相稽查實
屬本籍土著方許應試等諭以致縣考一名冒童戴樹屏
挨該項貢曹維新保結維新稟遵
院令不敢濫保是年久復幸

學憲湯 科考文示諸童投卷之時欽遵

上諭按照烟火冊籍查對無訛方許收考母使冒籍頂替等諭
遵行在案十月十四日閩邑貢生曹維新生員吳廷健鮑
榮憲朱孔陽李文裕朱文煥汪紹芳陳之綱呂華恩朱繡
等乃以往婺奔浮跨競兩省等事稟遵
府示其呈

父墓蒙 批定例本有應考之原籍而以寄籍地方現有田
廬可據希圖兩處考試者會同撥歸原籍又冒考人學者
置有田宅承糧應差父母妻子聚廬而處看伊等人籍既
定即不得聽其任意改歸今戴生本籍距浮不過三舍歷
無居宇過考則來情類飛鴻據以田糧戶名為証則是隔

省寄莊有力者皆能遠置若畧居址而重戶糧將置產徧
宇內者亦徧考於宇內乎此從前定籍來由本縣不能無
感候查案併移發邑關會到奪二十九日備文關會沐
發主陳翼關覆查得胥考積弊久奉定例嚴禁遵行在案
茲准大移除牒學查明戴炳戴廷勳於乾隆十六年同入
發學即浮監戴光裕之子與貴縣開移夫圖胎合無庸喚
訊外再責縣貢生曹維新等詞內粘開入籍貴治戴應蛟
支下浮貢戴鳳儀併生監戴清戴澄等各在發承糧烟大
等語查各該生等實係敝縣西鄉四十五都二箇長溪土
著門牌卅底征糧稽濬現在足憑其現在浮應該之童生
戴寧世戴榮世戴高期戴聯元現准儒學訊據各供悉因

戴祚支裔至曾否在籍與考查敝縣並無不許兩考之案
再歲科兩試戴姓應試儒童頗多相沿縣試不填廩保三
代有無更名混考敝縣亦屬無憑查確既戴鳳儀各該生
等止有田產在於貴治境內應否准其與考不與考之處
悉聽貴縣鴻臚酌定非敝縣所可徑覆者也等關在案鳳
儀自以世月竊名一旦盡行取靈領關至家拆改關內止
字為俱字越限至今乾隆十八年始赴案投遞隨稟
府憲懇准浮無烟火粟廩不保縣案未錄之胥童戴寧世等
四名補試業蒙將前各等因中詳在案曹維新得以有籍
可歸故滋冒濫等事覆稟

學憲蒙

批有籍例禁甚嚴從前戴姓寄浮考試今既關明

籍例禁甚嚴從前戴姓寄浮考試今既關明

婺邑並無一人在浮居住徒以置有田糧即為入籍根據究與入籍他邑確有田廬墳墓無籍可歸者迥別至稱戴鳳儀私改婺關米實明係情虛又具結二年限內遷浮居住更覺欠理豈有身為浮邑士民仍居原籍轉令此地無烟冊戶口可稽乎既不肯輕去其鄉是專為考試地步况乾隆七年立有印約遷居之前事可鑒也種種情節原有不合仰饒州府傳齊浮邑廩保詢明曹維新所稟戴鳳儀等米否在婺居住應否遵例改歸以杜將來影射冒籍之弊妥議具詳批示奪三月初三日沐 府主查詢轉詳上院沐批如詳勒限三個月遷浮居住編入浮烟戶冊內以憑稽查收考倘逾限不遷及遷移之後仍有由婺來浮考

試者無論是否戴祚嫡支概以冒籍治罪餘俱照議完結繳等因到府復蒙 府主檄行到縣縣復申詳八月十四日奉

學憲湯 批據詳戴聯元等不過暫時苟安希了日前依限

遷浮之案實當日後冒籍跨考之根刀玩已極仰即飭歸婺邑原籍勒石永禁如敢再行來浮希圖冒考許即據實稟首概以冒籍治罪餘俱如詳結案等因到縣奉此遵卽勒石永禁須至碑者

碑監本邑學宮內

皇清乾隆拾捌年捌月

日知縣楊文瀨

饒州府正堂楊 為有籍可歸等事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奉布政使司王 案開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巡撫部院胡 案驗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准

禮部咨將寄籍浮梁縣學之貢生戴鳳儀生員戴龍章戴昇
戴運戴樹屏戴清監生戴光裕戴澄戴偉等免其襖革俱
勒令改回原籍江南婺邑考試以杜冒籍知照一體遵行
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擬合就行備案行司即便報明

學院并行該府縣儒學一體遵照勒令戴鳳儀等悉行改回
原籍婺邑註冊考試嗣後毋再冒入浮梁濶考致干未便
計發咨文一招等因奉此擬合就行仰府即便轉行該縣
并移行府縣儒學一體遵照勒令戴鳳儀等悉行改回原
籍婺邑註冊考試嗣後毋再冒入浮梁濶考致干未便計
粘單一紙等因到府奉此合就抄單轉行為此仰縣官吏

照案事理即便移學一體知照勒令戴鳳儀等悉行改回
原籍婺邑註冊考試毋再冒入該縣濶考毋違計粘抄咨
一紙

右仰浮梁縣抄案

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行十八日到縣

浮梁縣正堂陳 為屢抗遺索等事據鄧上壽喬孫鄧明玉
具稟戴南賓推諉悞公一案當批查戴鳳儀係戴祚戶丁
於乾隆十八年與曹維新等控告冒籍已奉

各憲批飭改歸婺源本籍此時即有田糧在浮應歸入時吟
可也等因批示在案據此合行稟飭為此稟仰錦義都推
承知悉即將戶頭戴祚項下戶丁戴鳳儀等各花戶田糧

掃數撥入本都尾編立崎岭立戶完納仍將紅眼親供更正呈

縣鈐印存查毋得詭捏朦混致干察究速須稟

右稟仰推承知悉

乾隆二十一年又九月二十三日

永禁派買倉穀碑文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藩憲轉詳

撫憲批結

查得浮梁縣生員王開泰等控告李紹祚等勒買倉穀繳價遭奪一案先赴府控經府批准飭查具覆而王開泰等不候查明復又上控時值馬令丁憂卸事經著

縣黃繩先確查訊供由府詳議前情本司覆查實補倉穀例應照依時價公平採買毋論所發之價不得短少即所發價值均照時價而有穀之家不愿承買亦當聽其自便不容稍有抑勒馬令承辦倉穀邀請紳士漫差書役多人以致滋生事端辦理甚屬不合本應奉究以儆玩忽但查所發之價核之該年開報之數每石均係六錢並無短少王開泰孫承洪董芳并張厚等一有不願即批准繳價並不抑勒因王開泰同書役人等口角嚷鬧當即查明責役尚無迴護情事且該令馬廷珍業已下憂離任各請仰寬免其置議縣書李紹祥藉辦文書阻繳穀價李啓泰即行聽從不即同繳應如縣擬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折責

三十板時逢熱審照例減等發落李紹祥已因違卹革役
李啓泰仍應革役方宏撫吳文運賀文起俞茂琮均屬馬
令而與紳士議買之後違令分送價銀並非各書私行勒
買縣役胡松武安據訊並無克歐情事均應免議其多言
起衅之方順已經馬令責革應免重科王開泰雖不候府
查妄稱府批肯諤等情但究因該縣馬廷珍買倉谷起衅
事田書役生端即有不合應無庸議孫永洪董芳芹張厚
所繳價銀已經馬令收回另買均無庸議至勒石禁革短
價派買倉谷各屬遵行只因馬令丁憂部事未及刊立該縣
黃令到任業經立石署前又因原承身故接辦之書遺漏
刷送碑摹以致遲延今已據該縣續行補送並將疎忽經

承責革其餘各縣亦俱立石永禁均據刷送碑摹應勸嗣
後務遵節奉

各憲檄禁公平按照時價採買下許短價勒派并不得假手
書役致滋事端如稍違犯查明嚴行揭參緣奉批查事理
合詳覆

本護院鑒核批示飭遵

本年六月二十日奉

院批均如詳飭遵取發落過原由報查繳

蘓湖徐世綸等爭佔景德鎮王家洲擺攤官地打鬧案

刑部為持揭朋比婪賍等事江西司案呈據江撫范 咨稱浮

梁縣蘓湖會館首事徐世綸等佔洲打鬧一案緣徐世綸藉隸

浙江湖州向在景德鎮蘇湖會館管事會館前有王家洲官地
歷係江西貧民擺賣瓷器詎徐世綸欲將此洲佔歸入館以圖
造店收租乘會館門首旂杆吹折徐世綸遂與舊首事沈大仁
倡議重立將旂杆移藍洲頭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先
令地保陳公瓚向洲民說知讓地有馮長先等不依二十二日
蘇湖人開土挖坑馮長先出而爭阻徐世綸欲告官挾制囑令
陳維新催倩馬快焯應即取存公銀兩全張三備邵禮南吳吉
暉宋時申等赴縣同具告詞徐世綸與縣丞薛成繡交識同張
三備携九五折銀五十兩面付薛成繡轉求署知縣方宏智踏
勘許再找銀三十兩薛成繡應允乃私扣銀九兩五錢止將三
十八兩於二十三日同稟詞親交方宏智收受面允是日招覆

董生許於二十四日往勘先准給示時陳維新邀倩坊捕孫吉
陳發馮吉劉陞汪高焯應二十三日陳維新邀令蕪湖人劉抗
拾臺以備二十五日立杆演戲被馮長先周以昇等雇乞馬卧
坑阻攔為吳孔嘉趕逐洲民因將戲臺拉倒互拾瓦石擲打致
將洲民攤店瓷器打碎彼此俱未受傷捕役孫吉陳發唱令捉
人回官有陶毛頭王尚德倪啞七余丁跌沈老二趙小老捉拿
洲民周蒂簡馮瞎子全關保三人入廟網置三官堂內交徐啞
十葉麻子張鬍子看守關閉廟門馮長先周以昇袁結作馮時
才等恐被細毆聲喊救人一時洲人蠅集趕至廟門首見大門
關閉馮長先等遂從門旁裂牆扒缺而入將周蒂簡等釋放內
有先破蕪湖人打破磁器亦將廟內磁器打碎報復洩忿陸續

星散時已昏黑有熊鱗長見旂杆一根在棧房門邊惡其為打
鬧起釁之由隨拾亂草點火將旂杆燃燒經地保人等救熄因
餘燼未滅二更時分風刮復燃火星爆人棧房稻草經眾拆去
一開立時撲滅並未延燒二十五日徐世綸等找給薛成繡銀
三十兩薛成繡私侵入己徐世綸人付馬快孫吉等銀三十六
兩安分并送保長陳公瓚銀二兩以作酌謝此方宏智自揣為
賍情虧林然佔洲緣由僅以洲民打鬧朦混具稟嗣將方宏智
薛成繡題秦飭審據徐世綸等各將佔洲起釁打鬧交受賍各
實情供認不諱徐世綸與沈大仁即沈世胄計圖造房漁利移
杆佔洲徐世綸合依強佔官民山場杖一百流三千零律應杖
一百流三千里至遣所折責四十板查該犯以財行求於方宏

智等秦案內擬徒應於此案從重完結沈大仁即沈世胄合依
強佔官民山場杖一百流三千里律為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
年熊麟長燒燬旂杆一節餘燼復燃應請比娼挾仇放火當破
救熄尚未延燒為首之犯發邊衛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以上後犯各到配所折責四十板陳維新私雇馬快與捆
拿平人之陶毛頭王尚德倪啞七余丁跌沈老二趙小老均合
依威力制縛人各杖八十吳孔嘉挖坑搭臺馮長光周以昇袁
結作馮時才梅從順拉倒戲臺扒毀墻缺彼此爭鬧均合依不
應重律各杖八十以上各杖犯打鬧滋事均請各加枷號一個
月示警滿日各折責三十板徐啞十葉麻子張鬍子即張漢臣
聽從看守所捆之人均合依不應輕律答四十馬快孫吉陳發

馮吉劉陞汪高保正陳公瓚各得受蘇湖會館銀兩助惡滋事俱係在官人役取有事人財計賍以枉法論孫吉得銀二十兩九錢合依枉法賍二十兩杖六十杖一年律無祿人減一等杖一百陳發得銀五兩三錢馮吉得銀八兩五錢劉陞得銀一兩陳公瓚得銀二兩均合依枉法賍一兩至五兩杖八十律無祿人減一等杖七十汪高得銀三錢合依枉法賍一兩以下杖七十律無祿人減一等杖六十均革役保長黃萬盛雖往炤應並未得賍合依不應輕律笞四十免其革役以上杖笞各犯內孫吉陳發喝令掣人請各加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發落餘俱分別折責發落其被捆之周蒂簡金開保馮瞎子訊係無辜先行省釋捕役所得各賍照追入官兩造打毀瓷器相等均免追賍

蘇湖會館被燒旂杆及拆毀棧房仍從熊麟長名下追賠其廟基據徐世綸供稱計五畝一分七厘止完糧一畝七分五釐尚有三角四分二釐未經陞報應請飭縣勘丈另報至廟外已造房屋免其拆毀統俟勘明另報立石定界并不許添造王家洲原係江西貧民擺攤處所仍應令擺攤毋許蘇湖人侵佔等因前來據此徐世綸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仍令該撫炤例彙題其廟基未報陞科之處應令該撫查勘明確報明戶部可也
乾隆二十年八月遵奉 各憲勒石

述舊

新昌水有一沙堆在縣東北五十里其形狀如覆船鮮淨特華
每年豐稔其沙即堆積如舊若沙移向岸其年儉古來相傳
以為常驗劉澄之鄱陽記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汪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
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
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容齋隨筆

宋紹興間甘露降時邑人戶部侍郎李椿年母卒中都千里徒
步扶柩歸塋哀慕誠萬人謂孝感所致舊省志云甘露降浮
梁李椿年母墓樹是其事也

淳熙十六年步雲里程先建塔於湖田都龍頭石前祈母長年

因名延壽有羽客過之曰此塔甚麗吾携塔影入長潭作一
奇事從此長潭果有塔影隱現

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饒陽境綿亘百餘里山出巖萑軌道辛卯
紹興癸丑歲旱村民無食衆往取其根率以昧日荷鋤往抵
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
食之如粳粒狀每根二觔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
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日
終巖伸拳則根無力而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為
人世之利至矣

出容齋
三筆

明僧至妙字湛然本邑人俗姓黃永樂間應詔舉高僧上命賦
雪塑騎虎羅漢詩云凜凜威風色相空天寒流注梵王宮日

高使擬閭尊者騎上天台不見踪稱旨賜衣帽宴儀部郎官
簪花戲曰好花簪向僧伽帽料得師心也愛花答曰若使此
花能結子老僧原是佛陀耶在座抵掌隨續曰未許此花開
佛地恐將春色穢袈裟衆益奇之出府志

天順初劉儉官行人奉命使流球比還駐海濱登舟有番僧番
道數百人伏舟前云候天使禱神渡海儉辭迨舟入洋霧浪
騰沸舟漂搖不進從人大恐儉書一箋曰貝闕珠宮事必真
聖朝四海久咸賓若知一箇空來往幸把清風送使臣投箋
入水頃刻風信東來雲色開霽舟行無阻

天順六年夏四月紫芝數十本產戴呼谷亭前是秋子珊中鄉
試明年春芝復生珊登甲申進士歷官尚書

戴弁為方伯歸聘女於杏鏡糕高八寸弁曰奈何越常禮以吾
官高耶卻之一時宦歸者至境少有囊橐輒慚而夜致殊足
稱佳第爾時率土同俗蓋風運也

嘉靖三十一年北隅侯有功家庖房鍋內泔水中生桂花數十
枝爛如金粟微有香是秋有功舉於鄉癸丑聯登

嘉靖三十四年紫芝產閔旦讀書屋黃房紫萼其子文卿擢鄉
薦第一

萬歷四年東隅李氏家竈內忽生瑞芝女奴采之明日復生後
大欽登第

宋劉焯僑居景德鎮時初往禪師山讀書涉嶺有皓首老叟迎
揖而去次日叟來謁留坐詢叟姓字居止云姓楊字岐山家

居山前叙論移時而別焯隨訪之不可得語於山中人故老
云此山在唐係楊氏所有後為僧居二三百年事不可考附
近亦無此人焯遂置之及嘉祐己亥焯狀元及第人始悟來
謁者山中神也因名嶺為土地嶺云

元時景德鎮鍾秀里多原野有古樟一株大數抱忽夜靜樹上
有紡絲聲有人於月中微跡見一婦人坐樹枝交互處繞綸
急喚人往視無所有他日中夜復然遂聞於州州尹謂居民
曰百物精英或有所見得所憑則已矣居人於是設牲醴立
小祠肖女像祀之影響乃滅尸題額為彰瑞里

金錢坵在上義都舊傳元至治間北隅夏侯國奇性好施與貧
而飲者不責其償忽有道人過而求飲出酒飲之明日復然

洋海異志 卷之十二 述墓
踰年不厭一日道人告別取佳釀美肴留款其妻方織道人
求絹一段就機斷與之無吝色醉寢別室大嘔竟夕國奇曉
往候之門扃如故道人不見惟絹存嘔穢中以水滌之一像
儼然回仙也舉家驚異即以神事之每旦輒得一金錢於淨
水盃中其女聞而竊取去遂失像後國奇以金錢易田因以
名坵至今猶存

明鄭隆布衣時晚自河東歸呼渡無人頃之西岸忽一人掉舟
來迎隆吟云江水綠沉星光似撒金其人續云夜寒枯骨
冷空對小樓吟吟已告曰公他日位至參議遂入水

朱襄里仁都人宣德間年五十餘矣家苦貧一日偶過黃稅嶺
因坐山亭惆悵有白頭翁曳杖來亦坐與襄語勸襄治生襄

答無貨本翁謂老夫有金可以貸汝隨老夫來迺崎嶇二三
里指石穴謂襄曰我向藏金一甕在此已久襄啓石果甕金
盎然襄不肯多取翁曰見君忠厚有德故指付君他日計數
本息償我何為辭言訖別去襄作數日攜歸商於湘漢間致
巨富旋訪於山谷竟不得迨一二十年襄疑山翁是神立石
壇祀於嶺畔儲金二甕仍至石谷瘞之

景泰初有老叟寄寓里仁都郊外樵夫家數歲樵夫善遇之叟
一日出羊囊如蛋內襲一玉蛙光輝照人大似荔枝謂樵夫
曰我在海上得此藏數十年無用處久藉汝力今以付汝然
汝亦無所用只可常閉囊中若要看時無風雨夜可也我遊
五岳以此留別後漁夫昏夜啓視清光如晝同伴索觀不得

言於里老至報於邑令令鐵索絙樵夫刑鉗追視樵夫不得
已獻之令得蛙失革囊中夜把玩一夕風雷大作垣柱俱飛
撤屋而起濃雲下覆恍見金鱗百丈垂爪攫蛙去

撫仙者撫州人失其姓名正德間攜二徒寓天寶朱將軍廟登
同瞻山採藥遂卒於山暑月屍不壞樵者見而瘞之或云二
徒亦稿死廟中其後鄱陽祈雨夢於僧云我撫仙也墓在浮
梁同瞻山取吾墓前石泉雨可致果然其後近地禱者亦多
應立廟祀之或假之為神怪焉以上舊志

唐移縣治於新昌江口因名新昌旋改曰浮梁元和中徙今治
景德鎮在今縣治之南古因稱昌南也

飛鳧峰入鹿山十餘里五峰峻列山腰石阜屋址元時有隱士

居之與進士鄭合生善合生嘗從韓山度嶺過訪隱者錫峰
石題飛鳧以合生為南海邑令也

昌南登瀛橋宋朝于橋中建樓畫十八學士名登瀛樓橋亦名
今訛稱十八橋

新平治陶始於漢世大抵堅重樸茂范土合渥有古先道制陳
至德元年大建宮殿於建康詔新平以陶礎貢雕鏤巧而弗
堅再制不堪用乃止

新平霍仲初製瓷日就精巧唐興素瓷在天下而仲初有名

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戴瓷入闕中稱為假玉器獻於朝廷于
是詔仲初等鑿玉制器進御

宋真宗遣官製瓷貢於京即應官府之需命陶工書建年景德

於器底天下於是知有景德之器矣

段廷珪字實持清泉人洪武進士以工部員外董陶務建著於珠山之南軫民艱念物力陶務之外進士民訓誨之工費遵藩司所解制器如部文之數出此一無所取

萬歷初內侍潘相監陶務好興作偕侈擬宸內廠事委於官吏下不堪命人情洶湧臺省交章糾相遂撤回京終明之世中涓弗遣

周芳譽字明良潞安長治人景泰進士成化二年監臨御器高雅儉約簡易不繁尋廉得通判某事一日召至謂曰朝廷設官此地陶有專司別駕職係牧民雖曰芳譽位非刺舉然漁民罔上亦可上聞某唯唯而退旋求闕說揭已達部矣迨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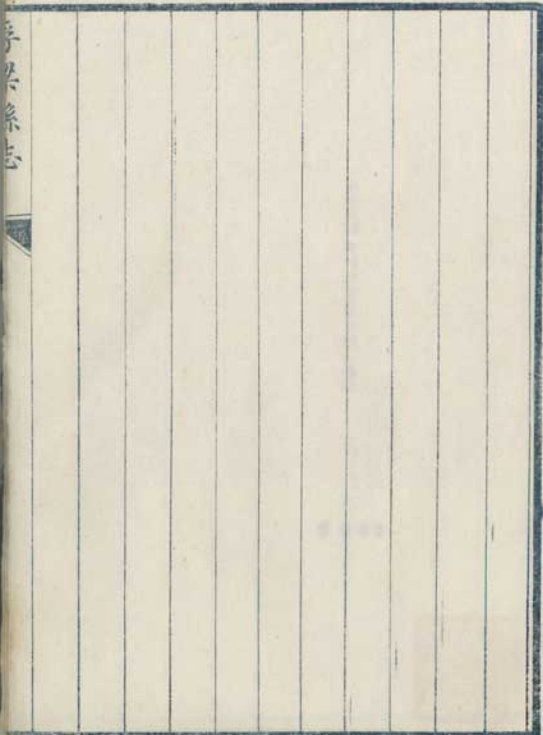
任滿回京毫無所取時稱清白部臣

宋寧宗時五臺山有僧至禪師山寺時程暉讀書山中僧通簡云五台僧夢特謁秀才暉出揖因稱夢公夢云老僧將往貴海一晤秀才而別異日到荒山貧衲採天花相供久之暉成進士為部使副朝臣如燕山以謁元上卿登五台夢立

迎侯為素識元臣師事夢公暉甚得其力因留數詩為別夢亦賦贈一律云矧立雲林久王程幾歲

脚踏天北故人家節染氈裘雪文宣鳳閣麻

約獻天花以上昌南歷記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七日 收封

抄

2808

